



华川阻击战：朝鲜战场阻敌典范之仗

经典回眸

以攻为守，以弱胜强

1951年5月27日，中国人民志愿军20军58师打响华川阻击战，与数倍于己的“联合国军”血战13个昼夜，死死扛住了敌军10个团近3万人的轮番冲击，以伤亡2700多人的代价歼敌7400余人，圆满完成作战任务。这场不期而遇的阻击战，粉碎了“联合国军”围歼志愿军主力的企图，也成为志愿军朝鲜战场阻击战的一个重要典范。

大局为重，主动阻敌

1951年5月，第五次战役中，志愿军经过第一、二阶段的作战，虽然取得重大战果，但部队疲劳，人员困乏，粮食和武器弹药消耗殆尽，志愿军司令部于5月21日下令部队全线北撤休整。获知志愿军行动踪迹与规律的美军快速展开反攻行动。美军以装甲部队开路，组成大批先遣队，在撤退的志愿军各部间寻找空隙、穿插分割，企图切断志愿军退路，进而实现歼灭志愿军主力的野心。为将志愿军分割成东西两个不能互相联系的集团，中线突进的第九军成为决定战局的关键，如果第九军迅即占据华川这个重要节点，就会切断我东西战场的联系，进而包抄东线或西线的志愿军，实现围歼。

5月27日凌晨，按命令北撤的58师正陆续通过华川，在部队周围竟然听到美军炮弹的爆炸声。战场经验丰富的58师师长黄朝天瞬间意识到情况不对，在收到侦察员发回的情报后，黄朝天立刻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。华川是志愿军第五次战役在东线的后勤中心，这里有着大量的兵站和医院，如被美军占领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虽然58师按照命令继续后撤，第二天就能抵达休整地域，但身后的第九兵团其他部队以及行动缓慢的炮兵、医院、伤员和大量辎重部队很可能会被美军抄底。想要联系军部和兵团司令部，可当时整个防线比较混乱，电台车怎么都联络不上。师长黄朝天和政委朱启祥经过慎重商讨，决定立刻收拢部队，抢占要地，全部转入防御。这个决定下得极为艰难。部队仓促之间转入阻击，没有阵地，没有防御工事，没有炮火支援，没有友军掩护，必将付出巨大代价，而且没有上级命令，要是部队遭受严重损失，这个责任谁来承担？但58师还是从大局出发，毅然决定冒着抗命的危险原地坚守，阻击美军，掩护志愿军其他部队后撤。而正是这个决定，最终挽救了无数志愿军将士的生命。

公路两侧山头作为必须坚守的要点，对这些山头进行坚决防御和反复争夺，层层设防形成梯次纵深防线，只有在明显不利于继续防御时才退守下一个阵地。

虽然兵力和武器装备悬殊，但是58师的反击非常有特点：当敌人冲击遭到火力杀伤，队形开始混乱的时候，58师先是以一两个战斗小组从侧翼反击，进一步造成敌军的混乱，此时，正面的防御分队再在火力的掩护下组织全力反击，继而挫败敌人的进攻。这种反击距离都控制在50米左右，还能避免遭到敌人炮火杀伤。173团5连在坚守341高地战斗中，就以这种战术对阵敌军从1个连到2个营的多次进攻，成功坚守了5天之久。而营、团二梯队则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和恢复阵地为主。如果是消灭敌有生力量，就不求占领阵地，一旦得手就迅速撤回；如果是为了恢复阵地，则占领阵地并迅速完成防御部署，留下守备分队后，主力则撤回后方，以免遭敌炮火杀伤。174团1营反击601高地西北无名高地时，充分利用炮火，凭借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，选择最便捷的反击道路，一举冲上了高地，歼敌150余名，打得干净利落。

骁勇善战，不畏牺牲

西有铁原，东有华川。志愿军战史上齐名的两场阻击战都以其惨烈而闻名。而华川阻击战中，58师一个不足编的师9471人却涌现了11个战斗英雄（含178团1人），这个

比例追平了上甘岭战役，也成为58师将士英勇无畏、不惧牺牲的一个见证。5月27日当天，58师以一个加强连对进占华川的美军“特遣队”实施突击，迫使其撤出。接着，58师以第173、第174团为第一梯队，第172团为第二梯队，在两侧组织防御，不断实施反冲击，以此争取时间。一番苦战下，58师不仅顶住了美军的攻势，还反击得手，救出兄弟部队伤员300余人，一些后续部队也得以顺利转移。

28日，随着美军主力的到达，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成倍增加。为完全挡住美军，58师设下前沿阵地、基本阵地、团预备阵地和师预备阵地4道防线，节节抗击美军。仅一天时间，身处一线的173团和174团就伤亡惨重，58师被迫将预备队172团投入战斗。但是敌人的炮火浇不灭58师坚守的决心，哪怕阵地上只剩一个人，志愿军战士都死战不退。在华川城外的280.7高地，著名战斗英雄、173团6连2排排长卜广德与美军连续作战3日，眼见敌人已经冲上阵地竖起军旗，卜广德用尽浑身力气推倒敌人的旗帜。最后这一个排的英雄只剩下4人，依然坚守在阵地上。发生在280.7高地上的战斗只是华川阻击战的一个缩影。从5月27日开始到6月3日，即便范弗里特亲自上阵督战，“联合国军”8天也只推进了4公里。6月8日晚12时，在挡住了敌人一轮又一轮疯狂的攻势之后，58师将阵地交给前来接防的60师，圆满完成阻击任务。

（据《学习时报》）

解放军普济观战斗破“清剿”

一条吃剩的皮带

1947年12月，在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失败、解放军由防御转为进攻的形势下，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组建中共江汉军区、军区和行政公署，领导开辟江汉解放区的战略任务，同时组建洪山、鄂中、襄南地委、专署和军分区。12月下旬，为了掩护江汉军区主力和其他军分区部队战略展开，襄南军分区部队按照上级部署，迅速进入襄南地区，对该地区的国民党军实施打击，恢复并发展了襄南解放区。国民党华中“剿共”总司令白崇禧得到解放军在襄南活动的消息后十分惊恐，慌忙拼凑部队发动“清剿”，企图“趁解放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驱逐”。在接连两次遭受失败后，白崇禧又于1948年4月动用10个团的兵力，向襄南发起第三次“清剿”。

中共襄南地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，针对国民党军此次“清剿”特点，命令襄南军分区主力部队适时转到外线作战；同时命令襄南解放区地方武装、民兵组成游击集团，以机动灵活的方式打击敌人，配合军分区主力歼灭进犯之敌。

从4月7日开始，襄南军分区主力部队主动出击，连克江陵境内的三岔河、张家场和资福寺等地；地方武装则不断袭击各地敌人驻军和交通线，彻底打乱了国民党军的“清剿”部署。

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，襄南军分区于5月下旬发起了攻打普济观的战斗。

当时，普济观驻有国民党军

一九二旅第一团主力。5月25日，中共襄南地委和襄南军分区在沙岗召开军事会议，制定普济观战斗方案。会议决定，集中军分区主力和江监石、江荆潜、监沔、天潜沔4个指挥部的武装，一举消灭普济观守敌。具体战斗部署是：军分区部队第一营布防普济观西南的彭家台、赵家港、五家台一线，以防新厂敌人增援；二营布防在普济观正南陈家湾、曾家湾一线，随军分区司令部一起，随时驰援麻布拐或一营阵地；三营布防于普济观东南方的聂堤、齐家堤口一线，以便增援麻布拐方向。天潜沔指挥部设防于普济观东南的台湖、黄家庵及其北面；江监石指挥部驻守普济观东南的齐家河岭、陈巷一线；监沔指挥部则据守普济观西面的瓦子岗、周家塔一线。上述3个指挥部构成对普济观的包围圈。江荆潜指挥部和分区警卫营则在普济观东南方向的麻布拐设伏，构筑工事，以便坚决阻击从监利增援普济观的敌人。

25日夜晚，各部队按预定方案进入阵地，迅速完成对普济观的合围，中共普济地委除组织全区贫农团有战斗经验的团员参加作战外，还组织了1000多人的担架队、运输队支前。

28日，对普济观守敌实施包围的第3天，驻守监利县城的国民党军两个营驰援普济观。当这股敌人进至麻布拐时，在此设伏的江荆潜指挥部和分区警卫营按作战预案，没有阻击，放敌人继续前行。午

后，这股敌人的先头部队抵达齐家堤口，立即遭到分区部队三营的阻击。与此同时，襄南军分区部队主力迅速向麻布拐迂回包抄，和原已埋伏在这里的江荆潜指挥部武装、分区警卫连，构成了对麻布拐的大包围圈。战斗打响后，敌人大部被歼，残敌拼命突围，向监利方向回窜，途中又被江监石指挥部武装拦截。襄南军分区部队随后赶到，集中炮火向残敌进行轰击。敌人走投无路，乖乖缴械投降。

麻布拐战斗一结束，襄南军分区参战各部立即回师普济观。由于动作迅速且隐蔽，普济观内被围之敌竟然没有察觉到城外解放军的军事调动。随后，解放军将俘虏押至普济观外喊话，以瓦解守敌军心，又“露出破绽”，“撤走”普济观西、北门外的部分部队。30日拂晓，普济观敌人从北门、西门分别出逃。他们刚刚离开普济观不久，就被埋伏在镇外的解放军和地方武装分割包围。在一片“缴枪不杀”的呐喊声中，被围敌人全部缴械投降。至此，历时7昼夜的普济观战斗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告终。

此次战斗，解放军襄南军分区部队共毙伤国民党军官兵近1000人，俘虏2000余人，缴获大批武器装备，受到中原军区首长的通令嘉奖。普济观战斗后，各地的国民党军害怕被歼，纷纷逃走，襄南军分区胜利粉碎了白崇禧的第三次“清剿”。

（据《人民政协报》）

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，珍藏着一条任弼时长征过草地时吃剩的皮带。这条皮带黑中泛着旧黄色，比正常的腰带短了几乎一半，边缘还被割了许多小口子。

1936年7月，刚刚走出雪山的红二方面军，在体力受到严重消耗的情况下，由甘孜东部北上，开始了荒凉的草地行军。草地行军最大的困难是缺粮。从甘孜出发时，因为预计10天后可以到达阿坝，所以每人只带了七八天的粮食。由于红军将士的体力非常疲弱，结果在草地走了10天才走了一半的路程。这个时候，全军的粮食都吃光了，连野菜也找不到了。有一天宿营时，警卫员李少清愁眉苦脸地对任弼时说：“任政委，今天什么吃的也没有了，怎么办？”

任弼时在草地上拔起一把草，笑了笑说：“草儿香，野草香，红军战士粮食满山岗，这不是有吃的吗？”李少清说：“首长，这草有毒，不能吃。”任弼时说：“小拐子（对李少清的昵称），不要愁，想想办法。”说完就沉思起来。李少清一面用手抚摸着挎盒子枪的皮带，一面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还有什么办法呢？”任弼时抬起头正要安慰李少清时，忽然看到了他身上背的皮带，惊喜地说：“小拐子，有办法了。看，你身上背的皮带可以吃呀！快解下来。”

李少清把皮带解下来给任弼时。任弼时接过皮带，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，来回踱步思索着。李少清问：“任政委，您在想什么？”任弼时说：“我在考虑怎么吃，这条皮带能吃几天？”说着，就要李少清把小刀拿来。让他扯住

皮带的一头，任弼时扯着皮带的另一头，隔一寸割开一个很长的口子，第一次割下来八块。李少清烧了些干树枝点火，任弼时亲自烧了起来。当烧得见焦时，就把皮面上的黑焦刮下，再放到水里煮。这东西是煮不烂的，煮了两个多小时，任弼时说：“差不多了，咱们吃煮牛肉吧。”

这时，贺龙、关向应等同志都走了过来。任弼时先吃了一小块，他一面吱吱喳喳嚼着，一面风趣地对大家说：“这东西很有味道，你们也尝尝。”关向应也接着吃了一小块，并对李少清说：“小鬼，这是好东西，比野菜好。”贺龙走过来也吃了一小块，一面嚼，一面说：“你们真办法，这个东西嚼嚼也有用。”接着就发动部队开始吃皮带，靠这个办法暂时解决了一段粮荒。

这牛皮带吃下去不好消化，但这是当时唯一能进肚的东西，因此，任弼时等领导要大家节约吃，要计划好，因为估计还要走10天才能到阿坝。当时任弼时有两条皮带，第一条吃了一个星期，接着又开始吃第二条，任弼时在这条皮带上用钢笔写了一行字：“越吃越健康，将革命进行到底！”当吃到三分之一的时候，红二方面军接到中央的电报，知道就要到阿坝了，任弼时告诉李少清，剩下的半条皮带不要吃了。

后来，任弼时从山西抗战前线去共产国际时，把这半条他自己用刀割的一块块痕迹的皮带作为礼物送给李少清。李少清把这块皮带当成革命的传家宝，后来捐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。

（据《中国组织人事报》）